

黑牡丹

『花儿』散文集

- ◎ 红牡丹红得耀人呢
- ◎ 白牡丹白得破呢

高琨 著

高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牡丹 / 高琨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227-05531-0

I . ①黑… II . ①高…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3508 号

黑牡丹 “花儿” 散文集

高 琛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马宗明

封面设计 伊 青

责任印制 杨海军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 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4026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00 千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531-0/I·139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无声的歌谣

——高琨“花儿”散文集《黑牡丹》序

钟正平

—

继 1999 年《红牡丹》、2006 年《绿牡丹》之后，高琨先生“花儿三部曲”的第三部——“花儿”散文集《黑牡丹》，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是怀着无比痛悔和歉疚的心情写这篇文字的，因为在《黑牡丹》即将付梓之际，她的作者高琨先生已离开我们七个多月了，他永远看不到为之倾注了一生最后心血的《黑牡丹》的问世。我们唯有祈愿先生在天有灵，能够在天国感知到，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夙愿即将变为现实。

先生是今年 1 月 17 日因感染未知超级病毒而溘然长逝的，走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无法见到一个友人，仿佛是突然间，他走过了七十六个春秋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银川某医院的那间重症监护室了。他的突然离去，让他的亲人和文友们猝不及防，陷入无比悲痛和追悔之中。在众多文友们的吊唁文字里，韩鹏女士的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这个文学被视为尘屑，文字被看作草芥的虚浮年代，这老人，以他的纯朴和坚守，将喧哗和躁动弃之身后，将他的‘花儿’世界握于掌心。最后，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韩鹏女士道出了众多文友们的共同心声。

一个人，他活着让人喜欢、让人惦念、让人留恋，他身后让人追悔、让人痛惜、让人无比怀念——高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一个地方，让人留恋或者关注，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迷人，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迷人的

人——高琨先生在银川老城某街巷的那间不足百平米的普通单元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西海固的文友们，无论公差还是私事，只要到了银川，这里就如同自己的家，吃住不愁，宾至如归。生前，他有许多忘年交，我大致归一下类，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是文友们，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群体，是他最喜爱也是最敬重他的一类人；一类是说固原话的人（尽管他的儿女们都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是他最感亲近也是最亲近他的一类人；一类是年轻美丽的女性，是他最喜欢也是最乐意与他交往的一类人，我猜测，这也许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的家，简直成了文友们日常欢聚的沙龙会所，大家在这里喝好酒、抽好烟、品好茶，小笼包子羊羔肉，才子佳人一老头，谈诗论文，无拘无束，昏天黑地，乐不思蜀。每次聚会，不论人多人少，老人都翻箱倒柜、倾其所有，把儿女亲友们孝敬他的好东东，悉数拿出来让大家共享，然后捧出自己的新作请大家品鉴。老人唯一的要求是，大家都要说固原话，而他呢，我感到，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尽情享受着晚年的幸福时光。

这老人，一生乐观开朗、诙谐幽默、嬉笑睿智、心地阳光，把自己晚年的人生，安排得忙忙碌碌，满满当当。他曾为自己作了一首《自画像》：

前面一马平川
后面白发锁边
上身驼背溜肩
下身有点罗圈
饮食简单，不能大干
宝刀无效，马放南山

早上牛奶鸡蛋
中午烩肉米饭
下午羊肉臊子揪面
吃罢饭，没事干
戴上花镜满街胡串
遇见美女心花烂漫
碰到朋友胡谝乱谈

有写实，有调侃，有真意，有戏谑。我们身边，如此真实率性的老人，有几个呢？而就是这样一个健康乐观、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文字的性情老人，说走就走了，说闭口不言就闭口不言了，人生之扼腕悲恸，概莫于此！

高琨先生，是至今唯一一个一生坚持用固原话写作“花儿”散文的人，他也许还是“花儿”世界的最后一个无声的歌者，繁华浊世中最后一个纯情的“花儿少年”。正如韩鹏女士所说，他留给我们的，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今天，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不断浮现出一次次在他家里小聚的情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歉疚，因为早在四年前，我就答应为他的第三部书稿作序，四年过去了，在他生前我竟然未能交稿，让老人带着无限遗憾作别了人世。

我与高老相识二十多年，既是文友，也是忘年交。四年前的一天，我在银川出差时登门看望老人，他告诉我，他正在筹划撰写第三部书，书名还未定，文体仍是他最喜欢也最擅长的“花儿”散文。他以思虑已久不容置辩的口吻对我说：“一定要请你给我写个序！”因我对“花儿”散文没有什么研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且他的前两部书稿都是文化名家张贤亮、朱昌平为序的，我哪敢与之比肩。看见我为难，他仍强调说：“我就是要请你写序，你不写的话，我就不要序言出书。”我知道推不掉了，就开玩笑说：“嘿，这回看来还真给您老讹上了！”他就赶紧搜腾出好茶好酒和我对酌，还美其名曰：“先要把你搞摸好呢！”

就是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在过去四年里断断续续地参与了《黑牡丹》创作的全过程，其间，他多有催促，恨不得书还未写成先要我把序写出来，我就笑他：我写序一定要读了全书才敢下笔，否则不敢妄言，您老这书从名字到内容都还没个影子呢，我怎么写？他就把陆续写好的手稿、打印稿、报刊剪辑以及托人输入的电子文稿发给我或寄给我阅读。他自己还早早地设计了一个书的清样，书名是《花蝶起舞》，是我后来建议他采用《黑牡丹》为书名的，这样可与前两部书形成一个三部曲系列，他最终采纳了我的建议。从2010年始编到去年4月下旬，《黑牡丹》书稿逐渐成形，记得是去年初夏的某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催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院长大人，你再不给序，我就给序的这一页印上四句话：

挚友挥毫抒序文
金口不言难索求
疑似此页无墨迹
此处无声胜有声

我赶紧说：这四句我一定写进序言里，您老把编好的书稿准备好，过些日子我来家里看您，商谈序文写作事宜啊。

印象中，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面见高琨先生，因为之后不久我出国访学，直到年底才回来，谁知尚未未来得及拜见先生一面，他就溘然长逝了，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这最后一面，时间大约是 2012 年暑假的某一天下午到晚上，地点当然是在老人家里。喝着香茶，品着美酒，专心与他谈论《黑牡丹》，谈论“花儿”散文的写作。亦是在这次长谈中，高老第一次告诉我他痴情于“花儿”散文的缘由：他说，“花儿”就是女人，女人就是“花儿”，“花儿”就是唱给女人的歌，“花儿”就是情歌。我是借“花儿”说心事，我实际上有些话没处说没处表达去……说到动情处，老泪花花的。我心里知道，《黑牡丹》里的许多文字，都是他写给已故爱妻的，那个北京来的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女文艺兵”。在《永不凋谢的玫瑰花》一文里，他把对亡妻的深切思念表达得幽远芬芳，感人至深：“一年又一年，我虽衰老了许多，但你植根于我心中的爱已深深地融入我的血肉之躯，只要我的心不停止跳动，你的影子就会在我的眼前晃动显现，每每激起我们相伴时的情潮。”“一件翻着小领的列宁服，两根长长的辫子扎着一对蝴蝶小花，瓜子脸常带着笑意，你胜似那古代仕女般美丽俊俏。想起你，一种说不出的冲动摇荡得我心神不宁。”“一年一度梅开梅落，一丝一缕情思缠绕，我多么想在你的坟头坐上一天一夜，手拉手的陪伴你诉说家常，倾吐孤独、寂寞和对儿女的思念之情。”2013 年 1 月高老去世之时，距他心爱的妻子辞世整整十年，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那天一直聊到夜里，在我临出老人家门回宾馆之际，他突然说，送你几句“花儿”吧：

想你想你实想你，
抱了个枕头当成个你！
想你想得脚后跟疼，
想看者走不成！
想你想得眼角子烂，
见了你了不敢看！

我由此深信，真情或许会成压力，但感动更是一种享受。

二

《黑牡丹》是高琨先生“花儿”散文的集大成之作，是他熟练运用“花儿”散文这种独创的文体享受生命的最后言说，全书计收“花儿”散文五十篇、“花儿”八首（穿插在散文篇章里的“花儿”短章更是数以百计），总计六十三篇（首），创作时间大致在2006年下半年到2012年年底之间，其间还经历了一次车祸卧床大半年。这样算起来，正常情况下，高老几乎是平均每个月都有1篇（首）新作问世，一个七十多岁的孤居老人，在不烦劳儿女、生活完全自理的情况下，还能广交文友、四处奔波、紧跟时代步伐、坚持笔耕不辍，光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心境，都让我辈自愧弗如、感佩万分。

文成蕉叶书犹绿，吟到梅花句亦香。概括起来讲，通过《红牡丹》《绿牡丹》，特别是用笔更加老到、文体更加成熟、艺术上更加娴熟圆润的《黑牡丹》，我感到，高琨先生对宁夏文学创作有三大独特贡献：

一是独创了“花儿”散文这种通俗新颖、亦诗亦文的阅读文体。

他把“花儿”的情和散文的事结合起来，把“花儿”的诗趣与散文的文义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花儿”散文。这是一种双重的创作：既是“花儿”又是散文，亦诗亦文，自成一体。每篇散文，至少揉进四五首“花儿”或者“花儿”片断，或者通篇干脆就是用“花儿”串起来的，他把这两种在文体上不相干的艺术形式揉捏得天衣无缝，谁也离不开谁，“花儿”用来点睛抒情，散文用来叙事铺排，穿插得体，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大大

拓展了“花儿”与散文的内涵和可读性。

以诗入文并不是高老的独创，但“花儿”散文却是高老晚年的一种文体创新。越到老年，他越是把这种文体运用得心应手、炉火纯青，《黑牡丹》堪称他“花儿”散文的代表之作。在这里，我觉得“花儿”散文既是高老对生命言说方式的选择，也是他诗性智慧在散文中的具体体现。它的成功不只在才情创新，还在于创作者情感和灵魂所处的状态，在于他的情感与灵魂和这个世界构成的特定关系，那么和谐，那么明媚，那么阳光。

我不记得是谁说过，把散文写好了，能达到诗的境界；把散文与诗的关系想透了，能把文学与人生打通。晚年的高琨先生，我想大约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他是用生命进行写作的，他把写作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理想方式，把文章视为生命的绝佳栖息地，在日复一日的文字咀嚼中，享受着生命中的每一个晨曦和黄昏。

在文学史上，常常有大器晚成者，常常有身后大红大紫者。我有一个预感，高琨先生留下来的可能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学遗产，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可能还需时日，也许要到他身后若干年，才会有人问津，才会世所公认。

二是颠覆了传统“花儿”的题材单一、主题骚俗的情歌模式，大大拓展了“花儿”的题材内容与审美表现领域，而又不失传统“花儿”的形式灵魂、情致韵味。

传统意义上的“花儿”，也称“野曲”或“少年”，是在山野和田间演唱的一种高腔山歌，广泛流传于甘、宁、青、新等西部省区。它“羌音、汉语、回调”；它形似“信天游”、状似“顺口溜”，亦诗亦曲、比兴迭用；它以花为体状物言事、喻人抒情；它的曲调悠扬婉转，高亢时响遏行云，凄婉时催人泪下。宁夏回族群众尤其喜爱“花儿”，是“花儿”的创造者、演唱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把“唱花儿”叫“漫花儿”，可见它诞生于田园地畔、山野沟壑，大美天地才是它真正的舞台空间。“花儿”是宁夏回族民间最具地方特色的标志性艺术形式，是回族民间的文化地标，具有不可替代的民族特质和民间艺术韵味。在宁夏，它本来是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形式，它的创作者不是文人而是老百姓，通过口口传唱得以存世，到了高琨先生这里，才逐渐演变成了文人自觉的书面创作。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巴山楚水凄凉地”的二十三年，大胆革新，把民间

俚曲“竹枝词”改造成词坛上有名的词牌“竹枝词”，丰富了宋词的表现形式。阅读高琨先生的“花儿三部曲”，我们会发现，他对传统的“花儿”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革新，其意义当不亚于刘禹锡对宋词的贡献。传统“花儿”多以情歌为主，多写男女情事，往往情哥哥肉蛋蛋，媚骚十足，故有“骚花儿”之说。传统“花儿”虽情感表达充盈丰沛，然不免媚俗肉麻，题旨单一，高琨先生完全摈弃了传统“花儿”的骚俗之气，在不损伤传统“花儿”美学要素的前提下，在文字中注进了情感、智慧和想象，更是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涵，揉进了现代生活内容。在仔细翻阅《黑牡丹》的一页页文稿时，我很讶然它所涉及生活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举凡念亲忆旧、情爱婚嫁、农事劳作、退耕还林、生态移民、画山秀水、回族习俗、秦腔名角、特产小吃、改革开放、经贸论坛……无不涉笔成趣、兴味盎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简直可称作是近十年来宁夏民间回汉生活图景的“花儿”画卷。我曾笑言他这是“旧瓶装新酒”，他说旧瓶装新酒容易，但是那个新酒要让人喝起来感到与那个陈酒一样的醇美，不容易。还说，我也不是直接装，那瓶子是洗了的。

是的，这恰恰就是高琨先生“花儿”艺术难能可贵的地方，在革新扬弃的同时，他努力继承了传统“花儿”语言运用的生动性，传情达意的夸张性，情感表达的火辣性，心事传递的含蓄性，传统“花儿”的格式、语言、表现手段和精神内涵都是自成美学体系的，它不是顺口溜打油诗格律诗，更不是现代自由诗，它那以极其民间化的口语所达到的超强的表现力，在高琨先生的笔下都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可以这样说，高老笔下的“花儿”：煽情而不媚俗，时尚而不造作，抒胸中之真彩，掘矿里之真金，推陈而出新，已然自成一体。

三是革新了传统“花儿”的审美欣赏方式，改唱为诵，以文为美。

和我长谈时，高琨先生说，干啥的都有招，目前唱“花儿”的人有很多，有些把“花儿”唱得很好，但他自身没有“花儿”的创作能力，他只能在别人已有的曲调和歌词的基础上心口相传。我写的“花儿”不是为唱的，而是为读的、品的，能唱的“花儿”是以声音曲调打动听众，我写的“花儿”是以情动人，以词感人，让人读着美。我说，您这是“无声的歌谣”，他笑着默认了。

的确，与高琨先生结识数十年来，我还真没有一次听到他唱过“花儿”，

他是汉族，却毕生钟情于回族的“花儿”；他写了一生的“花儿”，却没有完整地唱过一首“花儿”。一说起传统“花儿”，他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鸡的骨头羊的髓，摊馍馍蘸的是蜂蜜。”“走咧走咧走远了，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园子里长的绿韭菜，不要割，你叫它绿绿儿地长着；阿哥是阳沟妹是水，不要断，你叫它慢慢儿地淌着。”这些极富表现力的经典句子，他能如数家珍地说上大半天。一说到自己的“花儿”作品，他更是眉飞色舞、意绪盎然，完全陶醉其中，物我两忘：“亲昵欢欣的双飞燕，牵牛花盘上了房檐。灯影里映的蝶蹁跹，花烛夜‘花儿’嬉戏着‘少年’。”（《黑牡丹·新媳妇》）“远看那‘古城’展新姿，搭眼看我当了‘紫金’的城了；‘宋家巷’改容换貌了，我当了‘京城’的‘后海’了。”（《黑牡丹·回固原》）

高琨先生一生有固原情结，他一生坚持用固原话写固原，《黑牡丹》里收集的八首“花儿”，篇幅都比较长，除《“湖城”聚“神仙”的会了》写中阿经贸论坛外，其余七首写的全是固原，两首写固原生态移民，两首赞颂固原新貌，一首写固原回汉人民喜迎国庆，一首写固原民间娶亲，一首写参观王洛宾文化园的感受。固原这片黄土地，是他灵感的源泉，是他“花儿”的母床。

从人类精神共通性的角度看，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亦是可以超越民族的，无论是传统“花儿”还是现代“花儿”，它所表达的终极情感是相通的。在城市之一角，穿越时空的阻隔，高琨先生终其一生，以乡村民间共有的的一种心头语言，抒写着他的无限情思，延伸和丰富着他的“花儿”触角，让那字里行间，和他的心地一样阳光、一样喜乐。

一个文人，穷其一生，能为文坛贡献一句话、一部书、一个典型形象或一种审美风范，就了不起了，而生前没有大红大紫的高琨先生，他竟然做到了三个！

斯人已去，大悲无泪，长歌当哭！

谨以此文，缅悼高老，序《黑牡丹》。

2013年8月25日·于山城固原

目 录

“花儿”情愫

- 003 含情抒意
- 007 回乡“花儿”稠
- 012 “花儿”情愫
- 018 “花儿”声韵
- 022 “花儿”我的心曲
- 025 “花儿”追忆
- 028 柔情似水
- 032 春催“花儿”开
- 036 漫闻“花儿”香
- 040 心中飞出的“花儿”

扯不断的情丝

- 045 爷爷的情愫
- 050 老妈的生日
- 053 我的母亲
- 056 阳光总在风雨后
- 059 一束含笑的玫瑰花
- 062 扯不断的情丝

- 065 永不凋谢的玫瑰花
068 “花儿”总是这样红
072 情系“鸟巢”

掀起你的盖头来

- 077 清水河畔
080 我想有把小号吹
083 我是一个兵
086 异国惊梦
089 小城春色
092 心镜如晴
098 碧湖泛舟
101 花蝶起舞
104 摊馍馍蘸的蜂蜜
107 掀起你的盖头来
111 一对燕子云里走
114 一朵艳花放暗香
117 回娘家
121 羊骚味与玫瑰花
124 游途拾趣

山花烂漫时

- 129 农家乐
133 农家乐里“花儿”香
136 送哥出山

- 139 山花烂漫时
142 情系山村
146 浮动在新村的情思
149 故土不再难离
153 迎春花开
156 甜杏儿
159 乡韵
163 仰望天路
167 移民行
171 清晨流韵
174 农家乐晚会

墨迹闻心香

- 179 回声溢彩
——海原民族歌舞团《回乡婚礼》观后小议
182 墨迹闻心香
184 秦声溢彩
186 角儿
189 丑角儿
193 梦牵须弥
195 清凉小山村

不唱时由不得自家

- 201 “湖城”聚“神仙”的会了
203 不唱时由不得自家
——庆国庆 62 周年

- 206 泪花又把心淹了
——王洛宾文化园观后
- 208 喜气儿挂上了眉头
- 211 新媳妇
- 214 回固原(现代“花儿”)
- 220 移民曲
- 223 赞固原
——固原建市十周年庆
- 228 十七大喜讯进山来(宁夏“花儿”)
- 231 “花儿”唱宁夏
- 235 杏花盛开的地方
- 238 凤凰展翅
- 241 怀抱着蜜糖的罐罐
- 244 心中的“花儿”急抓抓
- 247 好日子打心上过了
- 250 六盘山下一家人

快乐的“花儿”诗人

- 255 明亮的阳光 灿烂的笑脸
——读高琨“花儿”散文集有感 慕 岳
- 259 站在平川望高山 朱昌平
- 261 把小号吹成“花儿” 漠 月
- 265 快乐的“花儿”诗人 火会亮
- 271 后记 高凯宏



『花
儿』情
愫

含情抒意

几十年来，痴迷于西海固“花儿”的我，总是含情抒意地学写新“花儿”。春去春来又逢春，“花儿”常常伴我行；今逢盛世，秃笔抒情叙民风。“花儿”使我的生活兴味浓厚起来，使我置身于其乐无穷的境地。创作新“花儿”也是要把充沛的激情表达得山满海溢，豪情饱满。字字如浪花堆雪，句句如出水芙蓉。改革开放多年，西海固农民得到了实惠，走上了富裕之路，用“花儿”来讴歌他们的美好生活，也是他们的企盼和追求。写出广大农民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折射出六盘山农民的思想，这也是一个“花儿”创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手握着筷子捞长面，
细品咽
不由得心儿震颤；
手捂住胸口倍思念，
改革年
共产党恩重如山。

十月的百花争娇艳，
喇叭花开了个瓦蓝；